



晒伏与歇夏

□ 陈其昌

大暑之后,是晒伏的好时光。我的老家东后街43号有个大院,院里有棵百年枇杷,还有四季海棠、凤仙花。每到伏天,总要在院里晒伏。晒祖父、父亲读过的“四书五经”、《左传》《山海经》等;再则是祖母、父母亲的衣物,有的较名贵的衣物大都是我的二外公於隶之送给我母亲的陪嫁,银貂皮袍、黄鼠狼皮袍、羊皮袍、彩色驼绒袍,以至我小时穿的软底兔儿鞋。还晒我的曾祖荣华(字荣斋)的古画《水国沉浮鸭先知》,那是嘉庆时代高邮监生张增所绘,“画树难画柳”,画中虬枝苍劲有力,柳叶轻盈飘舞,鸭子戏水成趣;还有指南和尚册页,皆为青竹勃发、兰花幽香、金桂吐芳……这时二姑奶奶陈惠珍到我家查点说:“父亲手上有过郑板桥的画,怎么没有了呢?”我父亲说:“在祖父手上500大洋买的,后来以600大洋卖了,还赚100个大洋呢。”二姑奶奶这才松了一口气,还关照银貂皮袍不要轻易松手,父亲说那是肯定的,放心吧!那是我六七岁时家中丰盈的时光。

在外婆家歇夏的日子是美好的。记得母亲带

排演“文娱”

□ 袁长湧

五十多年前,大队排练演出“文娱”,也就是演出扬剧剧目。在那特殊年代,能看到扬剧演出,的确是轰动乡里的盛事,在我少年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

哪个大队可以排“文娱”,取决于这么几个条件:首先要具备基本的演员阵容,男女主角、配角,绝大多数由本大队社员担当。其次,要有会敲锣鼓家伙、拉二胡这些懂得戏剧音乐伴奏的。再次,要能得到公社、县文化部门在剧本、排练、演出等方面的指导。很幸运,我们大队在1970年前后,几乎每年都会排“文娱”,举办文艺演出。

演员由大队从形象、嗓音、气质等方面简单挑选一下,都是本庄人,谁会什么都有数。人数大约七八个,顶多十人上下。对演员最大的要求,尤其男女主角,要会背台词,大段大段的唱词都要在两个多月排练期间背熟。其他配角等要有一定的文化。这些被选中的社员,洗洗腿上泥巴,穿上布鞋,挽着裤腿,来到大队部集合。他们就着简单乐器,在简陋的舞台上演绎着波澜壮阔、悲喜交加的曲折故事。

演出服装都是平常穿的,符合剧情需要就行。记得有一出反映共产党游击队的剧目,男主角着装就是他平时穿的、盘着一字纽扣的深蓝色对襟褂子,黑色裤子;女主角服装也是平时穿的大半新的衣裳。其他配角、龙套的服装没什么特殊要求。有一次我在大队文娱队里扮演一个国民党兵。这个兵端着枪在台上右侧一站,后台共产党游击队喊杀声起,他倒拖着枪,在锣鼓声中慌慌张张地从舞台左侧逃了下去。在台上拢共不超过三分钟,没有一句台词,但要求穿黄军装。我借来的军装旧了,肩膀、背部都打了蓝色补丁。当年我虚岁十四,宽大的旧军装套在瘦小的身体上,很不合身,显得特别滑稽,一上场,引得台下阵阵哄堂大笑。

道具都是自制的。长枪、短枪,由本村木匠制

那年我想去当兵

□ 蔡明

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年轻人最向往的就是去参军。经过自己报名,街道或大队推荐政审,统一参加体检,公社人武部或革委会与接兵首长最后定人,这个名额就确定了。几天后,地方上一支锣鼓队就叮叮当当敲打着,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来到当兵人家贺喜。当事人参军后,这家人在当地一下子就受到大家格外的敬重,大门处贴着有“光荣人家”几个大字的醒目条幅,闪烁着过往人们欣赏的目光。

我那时在高邮吴堡中学高中部读书,同届的两个班有11个男生在1973年1月报名时报名参军。校革委会专门为他们举行了欢送大会,领导们陪同拍照留影,食堂给他们额外加了一顿餐,不少男女同学送上了钢笔、日记本。他们个个意气风发,乘帆船到县里集合统一换装。而我,目送他们远去的身影,面对学校河边码头处翻涌的浪花,暗暗发誓:等达到年龄,我也要去当兵。

后来我到校办厂当了学徒工,工作之余,我们几个同学工友喜欢哼唱歌曲,恰好那时流行“海魂衫”(就是白色底子上有蓝色横条的一种圆领衫),

我坐上黄包车,将车篷张开,以免晒人;我依在她的身旁,来到大淖河边东大街367号外婆家,老远就闻到酒糟坊的酒糟味和连万顺的醋味。

儿时在外婆家,开后门见大淖,有一种别样的乐趣。大淖美,美在大淖水。民居芜杂,挑笋把担的,卖草的毛家草行,搞编织的吉大娘和女儿……出得王三太爷家后门,便见青盎盎的芦苇。我和小伙伴们有下河狗刨式游泳的;有用瓦片擦“水劈子”,看谁擦得远,弄几个水花的。有大人在用鱼篓子罩鱼,运气好时一下子可以逮住四五条,黑鱼、鲤鱼、青鱼、虎头呆子、昂嗤鱼……舅舅为我做了一把木质、多股橡皮筋的弹弓,专打麻雀。开杂货店的三小伙,十发八中,我是十发无用。有老鳖带小鳖爬上岸晒太阳,大淖人厚道,让它们自由活动。

大淖河边的巴根草,“根连根、心连心,绿茵茵,唱个歌儿把狗儿听”;狗尾巴草,“红狗喽、白狗喽,家来吃晚饭”;蒲公英像小伞;含羞草叶子开合任人摆弄;最不好是萝萝藤,沾上衣,掸不清,味儿不好闻……

在大淖河边,我与小伙伴王二下军棋,工兵挖掉地雷,工兵占领大兵营,胜啦!再来一盘!热浪滚滚,热风炙人,到外婆家吃西瓜。剖开来,红瓢黑籽,吃一口,眼睛、心里都是凉的。

大淖河边是我儿时的乐园,我常常怀念那时的快乐夏天。

作。自制的布景非常简单,寥寥几笔,画一个窗户,表示室内;画几枝芦苇,表示湖边、江边或河边。乐队,一般就是一把二胡,配上鼓、锣、镲、小锣,坐在长条凳上演奏。

剧本是县里发下来的,油印的剧本散发着墨香。相比较当时流行的样板戏,大队演出的剧本,情节、人物、场景较简单,适合乡村演员演出。

正式演出在年初二晚上大队大会堂里进行。最兴奋的是儿童,为了占一个好位置,他们早早地扛着板凳到了大会堂里。大会堂内泥土地面凹凸不平,丝毫不影响他们把四条腿的长凳、短凳放得平平稳稳。人们陆续来到,不多久,偌大的空间就被占据了一半,再一会,人已满满当当,再后来,晚来的就要找地方挤挤了。占了前三四排的,还可以坐着,后面的全部都是站着。晚来的小朋友,只好在戏台两侧站着看。

正戏之前,照例是一段“三句半”,四个演员脸上打了一点胭脂脂单化妆上场,面对观众一字排开。形式非常简单,前三人一人一句,每句七个字,一字一顿,第四个半句,三个字,急促收尾,敲一下手中的小锣。第一个人接着再念,依此往复循环,一般六到八个段落。内容多是宣传新风新事、勤于劳动之类,非常风趣、诙谐,大家喜闻乐见。

锣鼓家伙一开响,正戏开始了,霎时间全场寂静,最爱动的小朋友注意力也被吸引过来。观众的情绪随着剧情跌宕起伏。锣鼓声急促,观众的心情紧张,心像是被吊到了嗓子眼。二胡声舒缓,观众的情绪放松,仿佛放下了肩上的千斤重担。“梳妆台”过门之后,大段的“大陆板”,时快时慢,观众的呼吸也随着演员的演唱而时急时缓。中间清板(节奏朗诵,无伴奏,以板击拍)清唱时,全场鸦雀无声,观众直勾勾望着演员,待到最后一句长腔收住,才缓缓回过神来。

浓浓的乡韵化不开、磨不去,沁入心田,融进血脉。当时的我认为,扬剧是最优美、最动听的剧种。现在,扬剧吸收其它剧种精粹,表现手法更为丰富、细腻,表达方式更为曲折、委婉,也更受人们的欢迎。

配上蓝裤子,穿起来有海军士兵的风采。我们几个都买了一件,唱起词曲烂熟的军旅歌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打靶归来》等,走上街都劲抖抖的,兴奋得如痴如醉。

很快达到参军年龄,几个发小聚在一起,商量去当兵。我家就我一个男孩子,就考虑怎么说服父母。我话一开口,父母先征了一下,相互对视一会,后竟然都点头同意了。原来父亲在1949年大军过江前,就从江都宜陵老家带几个小青年到高邮部队驻地报名参军,首长见他有些文化,就动员他去扬州苏院第二行政区师范考学。母亲呢,新四军来到她家临泽东五里柳沟村,外公外婆不怕小鬼子、“二黄”侵扰,倾力帮助,最终母亲在要跟着部队走的一个天黑风大夜晚,被外婆顾惜年龄小拦了下来。他们都曾有当兵的心愿,只是错失了时机。现在,见我下了决心,就毫不犹豫支持了我。

当年12月中旬,到临泽中学体检,还没过几道关,就因视力问题被刷下来了。到部队穿军装的美梦破灭了,我心里伤痛了好多天。好在两个同去的发小当上了兵,其中一个给我来信安慰,并寄来一件七成新的士兵上装。

再后来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去省城进修本科。1984年11月,省城对在校大学生登记兵役证,我幸运地被录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类预备役,终于间接地了却了当兵的夙愿。

老宅的院墙在一个雨季里坍塌了一角。

那是因为院墙外,一排水杉树紧挨着墙根矗立。大风一刮,树弯成弓似的左右摇摆,渐渐地墙根处开始松动、裂缝,用砖头砌成的空心格图案也时常有砖块掉落。

终于有一天,南院墙有一个角在雨中轰然坍塌。我站在屋檐下望去,墙已剩下半截了,黄沙泥和碎砖片堆成斜坡模样,像被巨兽撕咬后留下的残肢。不一会,墙根下就积了一泓浑浊的水,曾经爬满墙头的牵牛花瞬间也零落成泥。

久而久之,这院墙坍塌处便成了时光的缺口。调皮的鸟雀时不时在此滞留,叽叽喳喳地唱起动人的歌儿。雨天淅沥的水声也从缝隙处传出“沙、沙、沙”的回响。更奇妙的是墙根下,往年散落的丝瓜种竟破砖而出,青翠的叶梢正试图从破碎的泥砖处探出头来。我蹲下来抚摸裸露的泥砖,发现有几株蒲公英也来凑热闹,在缝隙里勾勒出奇异花纹,恍若远古文明的图腾。当秋风骤起时,晶亮的蛛网也在枯藤上跳起欢乐的舞蹈。

当年当过兵的人都知道,新兵兵多,老兵病多。在部队除了训练就是学习,生活单调,如此状况下,盼信便成为新兵每天翘首以待的精神慰藉。

在新兵训练大队期间,每到下午五时左右,通信员就会准时出现在训练场。他的身影总是先出现在营区西侧的那条小路上,远远望去,像是一个移动的黑点。渐渐地,那黑点变大,能看清他绿色的军装和斜挎的邮包。邮包总是鼓鼓的,随着他的步伐轻轻晃动,仿佛里面装着我们所有人的期待。每当这个时候,排长便会下达“原地休息”的命令。说是原地休息,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大家蜂拥而上,把通信员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地问可有自己的信。

通信员总是不紧不慢地翻找着,偶尔推推鼻梁上的眼镜,那副认真的样子,像是在执行一项神圣使命。念到名字的战友便从通信员手中接过信件,一阵小跑冲到操场的花坛旁,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他们表情各异,有的嘴角不自觉地扬起,有的眉头紧锁,有的眼眶渐渐湿润……没有点到名字的,难免有些失落,有的便垂头丧气地悄悄走开,但很快又会振作起来,安慰自己:明天,明天一定会有的信。

除了家人、朋友给我写信无法预料外,家乡未婚妻的回信我一般都是可以算到准确的时间。这种计算成了我每天必做的功课:从寄出信的那天开始数,第三天应该到县城,第四天到布厂,她当天晚上回信,第五天寄出,第七天或第八天就能到我这里。这种精确的计算给了我

童年夏天的清凉念想,全系在父亲自行车后座那个滚圆的西瓜上。四十多年前,冰箱空调是奢望,连电扇都难得。盛夏灼人,蝉嘶蛙鸣搅得心头发燥,唯一的盼头,便是父亲归家时车后座那抹滚圆的绿影。

那时家里条件不好,夏天吃西瓜也是奢望,几天能买个西瓜回来就开心得不得了。我们家住在单位家属院,每次父亲下班回来,我都会欢快地迎上去,看看今天有没有买西瓜。记得那时常见的西瓜,总是深绿皮上嵌着墨黑条纹,皮薄瓤红,瓜籽又黑又大,咬上一口能一直甜到心里。

刚从外面拿回来的西瓜摸着是热的。父亲去院里的水井打来半桶沁凉的井水,把西瓜“扑通”一声放进去。“井水冰过才好吃!”他总这么说。我就蹲在水桶边,一会儿摸摸西瓜看温度降下来没有,一会儿又把西瓜按进水里翻个身,就想着能快点吃到嘴。

可父亲说,西瓜得等到晚饭后,大院里的人都出来纳凉了才切。我只好强咽口水,晚饭也胡乱扒拉几口,一心留着肚子等那口瓜。天终于黑了,大院里的各家各户都把凉床抬到院子里,我们小孩子躺在凉床上玩,大人们坐着竹椅聊天。

“西瓜来啰!”只听父亲一边喊着,一边捧着一大脸盆切好的西瓜从屋里走出来。我们几个小孩子一哄而上,争抢着瓜块。“别抢,都有份儿!”父亲笑着说。

坍塌的院墙

□ 陶鸿江

下晚班后,我总是喜欢在院子里站一会,东张张、西望望。当月光从高大的水杉树上漏下斑驳的光影照在那处断壁上时,块块青砖泛出逼眼的绿色,它们连同四间大屋的砖头都是我父亲苦战一个多月才从小土窑里烧制出来的。想到这些,我会错觉那是往事在残垣上显影,尤其是看见了父亲当年光着上身挑砖砌墙时滴落的汗珠,也看到了母亲在墙根处埋扁豆种时系歪了的那条蓝色三角巾,还感受到了盛夏暴风吹灭煤油灯后一家人依偎在墙影里的体温……

如今,搬砖人早已化作尘土,而这片断墙却成了活的画框。

或许所有的坍塌都不是终结,就像院内的那棵梨树,正多情地把花瓣洒在曾经的墙基上,而断墙顶端,一簇簇叫不上名字的小小植物正在砖缝里舒展新叶。

被窝里读信

□ 卢世平

一种掌控感,在纪律严格的军营生活中,这是为数不多能由我掌控的事情。如果按推算日期还不能及时收到,我便胡思乱想,是信丢失了,还是被别人收去了?不敢往下想,直到收到信,悬着的心才算放下。

每次收到未婚妻的来信,我一般不当众拆阅。不是不想,而是舍不得,就像小孩子得到一块珍贵的糖果,总想找一个安静的角落慢慢品尝。等到夜深人静,同寝室的战友鼾声四起,才从枕下摸出信来,钻进被窝,用被子将头蒙得严严实实,打开手机,生怕光线漏出去打扰了战友。那手电的光在黑暗的被窝里显得格外明亮,照在信纸上,仿佛照进了心里。信纸上的字迹有时工整,有时潦草,都仿佛是她说话的频率与呼吸的气息。

我逐字逐句地读,生怕漏掉一个标点。有时一段话要反复读上好几遍,品味其中的深意。她说家乡的桃花开了,我仿佛能看见粉红的花瓣随风飘落;她说想我了,我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又酸又甜……有时读到情深处,竟不觉笑出声来,又急忙捂住嘴,生怕惊醒旁人。次日醒来的第一件事便是摸向枕下,确认那信仍在原处,才放心起床。

这被窝里的秘密读信,是我军营生活中最温暖的时刻。

西瓜往事

□ 邹强

这殷期盼西瓜的童年,在蝉鸣声中流转了四十余载。当年家属院里纳凉分瓜的梧桐树荫,早已湮没在高楼冰冷的玻璃幕墙之下。后来我们搬进了县城带厨房厕所的楼房。第二年夏天,父亲就买回一台电冰箱,西瓜再也不用浸井水了。如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夏季瓜果琳琅满目,西瓜于我,反倒成了偶尔的消遣。父亲却始终最爱这一口,每次我们回家,他必切上半个,殷切地把盘子往我们面前推:“快尝尝,甜得很!”可我们的口味早已变了,常常只敷衍地沾起一小片。

去年夏天,父亲病卧在床,已几日粒米未进,连水都只能勉强沾唇。我端了盘切好的西瓜,想用这微凉的汁水润润他干裂渗血的嘴唇。他艰难地侧过头,就着我的手,极其缓慢、几乎用尽力气吸,才吮吸到一点点湿润。他枯瘦的手臂微微抬起,指向盘中剩下的瓜块,气息微弱:“你们吃。”我瞧着那瓜,几乎是下意识地震紧眉头,那句“不吃”已脱口而出。

前几天,我在超市看见个深绿墨纹的西瓜。买回家浸在冰水里,切开的刹那,黑籽红瓤的模样让我的手突然发抖。第一口咬下去,冰凉的甜意在口中弥漫,滚烫的泪却混着瓜汁淌了满脸……